

北京布鞋

◆ 周云龙

小小礼物逢人便夸

最近一次长假,回老家多呆了两天。其中一个半天,我和妹妹去附近的小镇,特意给妈妈挑点吃的喝的,顺便还给她买了一双北京布鞋。

这是第一次。印象中,妈妈也没给我买过一次鞋。从小到大,她只是给我做过形形色色的布鞋,一年起码一双。鞋底是一针一针“钉”进去的那种。现在都说环保、舒适,那时只觉得土得掉渣,常常羡慕别人家的孩子,脚上有一双“买”来的球鞋。

鞋子买回家之后,我注意到两个戏剧性的场景。后面一家的加英婶婶,从我家西边赶去田里做活计,妈妈笑嘻嘻地喊住她,话题明显有些跳跃:麻麻,你来望望瞧,我家云龙给我买了双鞋子!不等婶婶走近,妈妈已快速地跑回里屋,搜出那双北京布鞋:你望望,鞋底,软和,颜色也蛮好的。婶婶附和着,一股劲地点赞:不丑,不丑。而后问了一句:几钱啊?第二天,南边开家灶也是一位婶婶辈的莲珠,走过路过,妈妈又是拦住她,拿出那双布鞋:嘿嘿,你望望瞧,我家云龙帮我到街上买的,头一回啊。那口气,简直布鞋是我做出来的一样。

站在她们背后不远处的晒场上,我顿时感到有些无地自容,不是因为头一回买,而是她那样到处显摆,好像我做出了什么感动中国的壮举。

母亲们给她的孩子做过或买过多少双鞋,几个孩子有过一丝感动?他们可能永远只有不满意。那双布鞋,才 68 块钱。本来,我们只预备简单买些食品。这几年,妈妈年纪大了,嘴也变得刁了,好多不肯吃;好多袋装食品,过了保质期,她都没拆封。所以,有时一想到回家该带些什么,我都头大。这次,听从妹妹云美的建议,挑选了一双鞋子。妹妹当时就预言,有了这双鞋,妈妈一定要美死了。

我倒不是要给妈妈提供一个“臭美”的机会,也不想她巡回宣讲我的孝心,但两次亲眼看到她那么开心、那么满足,我忽然发现鞋子另外的价值。

妹妹后来电话里还说,妈妈滑稽死了。有一次,她从外边打电话回去,妈妈有些耳背,以为是二姐,开口就是一段自言自语:云来啊?你晓得云龙这次给我买了一双鞋子?哈哈,底软乎乎的……

小小心思终于读懂

以往假期回家,我基本上都要塞给妈妈千儿八百的现金,每次也都提醒她一句,想买什么就买什么,别省!可是,妈妈一般什么也不买,都攒着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她,倒是认得钱,凑到整数,就叫妹妹存起来了。那双北京布鞋,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:孝心的表达也得有时下新媒体那种“用户思维”,要精准地知道对方喜欢什么。

以往,我只是惯性地沿用与父亲相处的方式——家父在世的时候,喜欢直接给钱,他蛮享受自己理财的乐趣。母亲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有些不同了,她可能是大多数家庭妇女的那种“女性视角”。想想也是,她不可能拿着一个沓子钞票,对乡邻说“这是我儿子给的”,钱都长得一样;她也不太可能拿着一袋吃的喝的,这是我儿子的买的。鞋子,当然还有其他衣物,给她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实用的载体。

可惜,20 多年的时间,我一直都没懂,没读懂妈妈那点小心思。老话说,母子连心。母亲和孩子之间,应该是心心相通的,最能理解对方的。不过,人的成长,其实是与母体一次次分离、告别的过程。断开脐带,是第一次。断奶、分床、入园……外地求学,每一次都是分离。因为分离,人世间最亲密的伙伴,便置身不同的环境,走着不同的路,遇见不同的人,看着各自的风景,想着各自的心思……我们与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间,也因此便有了种种信息不对称、感情不对等。我对妈妈就有很大的不理解加抱怨,譬如,她总是攒着钱不花,不知道她还能活多少春?怎么一点想不开?有时觉得最熟悉的她有着最难以理喻的一面,简直不可救药。而妈妈,对我也早准备了一肚子的唠叨。最不满意的是,我在外应酬喝酒。人在江湖,这湖不开提那壶;喝酒,醉过、跌过、伤过,老人家心里一直不踏实。

北京布鞋,意外地给了我们和解的机会,而妈妈也终于有了对付我的手段,而且是新媒体。前幾天,妹妹换了智能手机,可以语音,可以视频。时不时地,她会发送些现场感很强的短视频过来,主角便是一辈子都没有上过镜的老妈:在晒场上打扫,在天井里择菜,在稻田里挖地,在厨房里忙饭。有一天,妈妈特别精神,但一脸严肃,很像个领导人似的,在视频里对着镜头跟我正儿八经地下达指令:你不能喝酒啊,不能喝酒啊,不能喝酒啊!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老妈 85 岁了,典型的八五后,无意之间也演绎了一回年轻人的时尚。



父亲逝世已有五年了。在父亲的书桌上,仍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叠诗稿,还有一支钢笔、一副老花眼镜、一本辞海。轻轻地,我用手绢拂去上面的灰尘,抬头凝望那挂在墙上的遗像——说不准,哪天主人又会回来修改它?

如果你一张张仔细翻阅那些诗稿,会发现:里面有很多的错别字、很多语病,和很多前言不搭后语的词;然而,女儿的心中,也有一首诗,那首诗,却很美……

摇头晃脑朗读新作

2003 年,77 岁的父亲患晚期胃癌全胃切除。切片报告诊断癌细胞已穿透胃外膜。医生预言他只能活半年,顶多不超过一年。手术后的父亲体重一下子轻了十八斤。他进食变得非常困难,经常呕得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……

可是,你哪里又看得出这是个被阎王爷挂了号的人?

出院后,父亲仍以以往一样成天欢喜着,忙碌着。清早起来出门打太极拳,和晨炼的老哥老姐们谈谈笑笑。回到菜市场兜一圈,他耳背,“啊?啊?”地问好几遍才听明白了价,但眼力可好,挑菜挑瓜新鲜又好,手头一掂就知道斤两。回到家,放下菜忙活着去浇花,用鱼鳞鱼肚肠沤烂当肥料,那臭味呀,你捂住鼻子逃到大门外也会熏倒!

父亲又昂昂然去青松城老干部大学读书了。我护驾一起去。耳背的他,端坐在课堂前排的座位上,竖起耳朵聆听,还煞有介事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。可是,渐渐地父亲的眼皮就不争气地打起架来,他支撑着,捶着太阳穴。他的头终于不自主地耷拉下来,还不识时宜地“呼噜噜”打起了鼾声……每次上课他都难为情地打着呼噜睡着;可是他每次还是兴高采烈地去听课,一节课也不肯拉下。

白天,父亲就坐在靠窗那张书桌前,抽着烟,在纸上写写涂涂。什么满江红啦,念奴娇啦,木兰花啦,口中“平平仄仄平”地咕咚着,手上翻着辞海寻找谐音的字。半夜里,他琢磨着写诗睡不着,猛然想到一个关键词,一咕噜爬起来,拧亮台灯继续写……

要说耄耋老爸的文笔如何我实在不敢恭维;可当年他在从事业务的同时,也曾担任过解放日报的特约记者,发表过一些文章,还曾主编过一本几十万字的仪表工业经济发展史呢。如今父亲脑袋里的机器毕竟老化了,他却不知道年岁不饶人的规律。他快乐着,得意着,兴致盎然地成天写啊写。他写的诗当然是最棒的诗噢!他常操着山东口音摇头晃脑地把新作读给我听,还一封封信寄到报社投稿,哪怕每次都石沉大海……

过了四次八十大寿

写诗累了父亲就到厨房转悠。炸藕盒是父亲的拿手菜。藕片夹肉滚上薄薄的湿面粉,在油锅里炸得金黄喷香,馋得我刚出锅就抓一个“滋啊哈”地猴急吃,真个是爸爸独创山东特产的美食

百姓纪事 / 星期天夜光杯

心中的那首诗

◆ 李海燕



本版插图 田红

嘿!包饺子、蒸包子、做韭菜饼,那更是父亲的绝活啦!他能一手滚动擀面杖一手转饺子面,一张张均匀的饺子皮就魔术般地变出来了。他在皮子间放好饺子馅,十指交错,只一捏,元宝般的饺子就成型啦!

逢年过节全家团聚,父亲一高兴就下厨大显身手。不过他老人家烧菜有个癖好,就是爱放花椒。一口咬到一个花椒,一口又是一个花椒,舌头麻麻的很恶心,满口的饭菜不得不都吐掉。见你吐,他还拉长脸教训着:“不懂品味,连菜一起糟蹋了呀!”于是我大口吃又陪笑脸:“好吃!好香!爸您烧的能和大厨师媲美啦!”他这才高兴了,咧开胡子渣渣、缺了门牙的嘴,笑了。

父亲过了四次八十大寿,怎么回事呢?79 岁,他说:“过九不过十”,我们热热闹闹为他办了寿宴。80 岁,他理所当然:“今年我八十整。”我们又开开心心为他摆酒祝寿。81 岁,他气正腔圆:“去年是虚岁,今年才是我八十周岁。”于是,欢天喜地全家人又聚到一起。82 岁,我索性不等他提先自觉问:“爸您越活越年轻了,咱再过八十大寿吧?”“好啊!好啊!”他像孩子般大笑……

在庆生家宴上,父亲喜滋滋拿出昨夜精心写成的“杰作”,激情饱满地高声朗读起来:“神州大地红旗飘,子孙欢聚唱歌谣。花儿娇俏,鸟儿鸣叫,生活和谐乐陶陶。举杯畅饮庆诞辰,革命人永远年轻逍遥!”我们都使劲鼓掌七嘴八舌为他助兴:“写得好!太好了!”“姥爷您太厉害了!写得太感人了,我都想哭了!”“太美了,还都押韵呢!您成大诗人啦!”父亲笑着,乐着,还连连鞠躬说着“谢谢!”——人家把一顶顶飞过来的高帽子照单全收了,戴在头上舒服着呢!

在笑声中活出尊严

父亲仍和过去一样对球赛痴迷。奥运会转播他场场不错过,英超联赛他半

夜三更爬起来看。每次看到精彩当儿,会忍不住手舞足蹈大呼小叫,比年轻人还投入还兴奋!

你能说父亲老吗?能吗?虽然他有时丢三落四的:有时把报销单扔到垃圾桶,有时吃过药说没吃,有时丢钱包有时丢钥匙……但毛主席说:“大事情明白些,小事情糊涂些。”爸您老不就是这样的人?您是瑕不掩瑜啊!他听了我的话,笑得开怀……

父亲就是在笑声中奇迹般地又活了八年!

其实,我知道,父亲的一生很苦。童年时祖父离家参加革命,作为长子的他才 10 岁就打短工、卖豆腐,尝尽了生活的艰辛,十六岁时他也参加了八路军,枪林弹雨转战南北;中年遇上动荡,被打翻在地,受尽了屈辱……生活上他也很不如意,一心想生儿子,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。女儿也就罢了,还有一个夭折、两个残疾,唯一优秀的女儿又远在国外。到了老年,他又患了心梗、脑梗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加上胃癌全胃切除,还两次大骨折,似乎什么病都让他占齐了。除了这些,父亲还有许多难言的隐痛,那些无法向人说、也不愿说留在心底的创伤,被父亲严严实实掩藏起来了。

也许父亲吃的苦太多,参照太明显,他其余的日子对照之下就每天都是甜的了!

况且,父亲自尊心很强,他只想风光光做人、活得有尊严。于是他装作不苦、不委屈,只把好事、喜事、美事挂在嘴边,炫耀在嘴边。他骄傲着,要强着,欢欢喜喜着,得意洋洋着。于是苦就真的躲起来了,躲得让人找不着、看不见了;而被女儿看见的,也只是藏头露尾、朦朦胧胧的影儿。那影儿甜甜苦苦、喜喜痛痛、荣辱功败交融着,就碎碎片片、串串联联地化作了一首诗!

那首诗,隽永在女儿心中,很美,很美,一直都在,永远都在……

我们家的暗号

◆ 颜士州

我和妻子之间有许多秘密信号,常搞得朋友们纳闷不已。日子久了,大家都知道我和妻子之间有“暗号”、“黑话”,却琢磨不出答案来。

当年,我给未婚的妻子起了个爱称:苹果。如今,我画得最为简洁、熟练、形象的便是苹果。我只需一笔便能在信封的角上画出一只苹果来,还常常添上眼睛和嘴巴。当然她的同事们见到笑呵呵的苹果图案,却不明白什么意思,便称这些信为“鸡毛信”。

约定了暗号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晚上散步时,我想冷不丁吻她一下,必得突然转过身去,吻她个防

不胜防。后来,我说:“我想转圈了。”她便赶忙捂了脸,不让我吻。这“转圈”便成了“吻”的代名词。

一次在商场购物,由于意见不一我们发生了争执,引来许多人的注目。为了缓解僵持的局面,我说:“你再和我争,小心我转圈了。”她笑了,笑得商场服务员莫名其妙。

家里来了客人,妻子忙得不亦乐乎。我陪客人玩牌,帮不上忙,想安慰安慰她,又惹惹客人们取笑。我便说:“我现在真想转圈,转一圈又一圈。”客人见我自言自语地说着,还以为我的神经出了问题。而妻子已领会了我的意思,正甜甜地笑着。

我常趁妻子不在意时,突然伸

出手刮一下她的鼻尖。她问:“你干什么呀?”我说:“刮银子呀。你的鼻子像块银子。”

她就常趁我不注意时,猛伸过手来掂一下我的下巴,使我的上下牙齿碰得“咯噔”一响。“多动听呀,像金子吧?”她问我。

散步时,我走在她后面,趁机用膝盖磕一下她的腿窝。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屈了一下,虚惊一场。我说:“这叫挖金罐。”

平时,我们两人打牌、猜谜语,谁输了谁就乖乖地伸出脑袋,让对方刮银子、磕金子、金罐则要冷不防地去“挖”,其乐趣真是妙不可言。

我和妻子算了算,自从恋爱以来,我们之间的暗号已经有了 20 多个,每个暗号,都能牵扯出一连串有趣的回忆。